

住在剧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与住在工厂、学校、机关的筒子楼的感觉不一样?如果是住在一个声名显赫、令人膜拜的剧场,是不是更有梦幻般的感觉?

然而,并不是。至少曾经在首都剧场住了近三年的我这样觉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在的首都剧场,是老式的苏式建筑,集演出、排练和办公为一体。紧靠王府井大街的,是演出剧场,演出剧场后面是一座呈凹字形的大楼,一共四层,最初是作为化妆楼设计的。在住房紧张的年代,大楼的三、四楼就成了剧院部分员工的宿舍,由夫妻二人拖儿带女住着。于是之、林连昆、苏民、吕中还有很多员工都或长或短在那里住过。我从上海毕业进入人艺的时候,就被安排住进了四楼的女员

住在剧场的日子

黄中俊

工宿舍,424房间。

当我第一次走进宿舍的时候,里面横七竖八放着单人床、写字台、椅子等,冷清凌乱。我请刚认识的舞美处的方义找来竹竿,在单人床上拉起了蚊帐,再用其他单人床、写字台,我托运来的行李箱、布帘等,给自己隔出了一个

小空间。后来,又有中戏毕业的女生住进来,著名的中戏表演系87班的女生如陈小艺、徐帆等,最早就是被安排住这间宿舍的。她们搬进宿舍的那天,我推开房门,只见自己隔出的小间已被拆除,房间里被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塞得满满的……这间宿舍也是女员工的休息室,有时会有女演员、女医生等来午休。

宿舍里有一扇窗,窗面对的是一个天井。站在窗口,我是看不见街景的,只看得见一小片天,看得见围绕天井的房间和排练厅的窗户,看得见墙上常

沙娜设计的敦煌风的莲花造型浮雕,听得见排练厅的声音。天井仿佛是一个天然音箱,使排练厅里演员们念台词的声音产生了回响,变得悠长绵延。《茶馆》排练时,我会听见第一幕开场时裕泰茶馆的热闹嘈杂。入夜,排练没有了,但我能隐约听见剧场演出的声音、观众的笑声掌声,能听见浴室的流水声——剧场有演出的晚上,浴室是供热水的,也能听见楼道的脚步声、炒菜声甚至夫妻间闹不愉快的声音。

走出宿舍,就是其他员工的家了。三、四楼楼道里一家挨一家,家家门前有个三屉

桌,桌上锅碗瓢盆一应俱全,旁边的矮凳上则放着高压锅、煤油炉。每到做饭的时候,煎、炒、烹、炸,楼道里好不热闹。我就是从张万昆媳妇那里,学会了饺子的花边包法。我有时去食堂买好饭后到同事家吃饭,有时也去同事家如杨立新家蹭饭。我进入艺时,人艺正在排《雷雨》。我经常看见扮演四凤的郑天玮穿着排练用的淡绿色的绸绸短衫,在楼道里忙前忙后做饭,在灰暗的楼道里很是亮眼。郑天玮后来在文章中说,她要在生活中找到四风平时操持家务的感觉。

住在首都剧场的日子里,到我我宿舍的人不少,有剧院内不同部门的同事,有报社、杂志社的记者、编辑,有大学时代的老师、同学,有来北京旅游的亲戚。我还张罗过吃涮羊肉,组织过聚会。我24岁生日聚会就是在那里办的。那天晚上,我担任场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好有演出,梁冠华、郭冬临、李洪涛化好妆后简单参加了聚会,然后再去演出,李洪涛还送了一束鲜花,那也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束鲜花……很多年以后,当年到过这个房间的人,功成名就的很多,命运坎坷的也不少,想起来不免令人感叹。

剧场门前有个小广

场,平时人不多,有时会

有人打羽毛球、跳绳。为了参加北京市机关运动会,我曾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练广播操。舞美处的方义、李果在这里手把手教我骑自行车。我一圈一圈在广场上练习,当然没少摔跤,终于有一天骑出广场,骑到了王府井大街上。犹记得,那天我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我也曾看见徐帆牵着杨立新的儿子杨功在广场上散步,那时的杨功还在读幼儿园……

其实,住在首都剧场的日子与住在工厂、学校、机关的筒子楼的日子没有多大区别。每当华灯初上,首都剧场散发出橘色

的光,在夜幕下宛若一座金色的殿堂,引领人们怀着朝圣的心态从四面八方涌来。然而,在剧场的后面,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昏暗逼仄,锅碗瓢盆,家长里短。人们看到的是光鲜,光鲜的背后却是黯淡。这或许就是人生吧。

后来,剧院分了房子,住在那里的

人搬走了,我也离开了。人艺对剧场进行了重新装修,四楼成了博物馆,布局完全变了,我根本找不到我住过的宿舍了。

后来在方义的指引下,我才找到了原来424

房间所处的位置。当我拉开黑色的纱窗看见那个天井和天井上方的那一小片天时,我

叫道:是的,就是这里!墙上的敦煌风的莲花造型浮雕,还有天井里回旋的排练厅的声音,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很多年以前住在首都剧场的日子,一半是光鲜,一半是黯淡的日子。

不辞鸚鵡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李商隐《昨夜》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人,开成二年(837)进士。因被卷入“牛李党争”政治旋涡,备受排挤,一生困顿,沉迹下僚,英年而卒。

李商隐诗中有一类,是从诗句中摘出来两个字作为一首诗的标题,这类诗也可视作无题诗。作于大中五年(851)秋的《昨夜》诗就属于这一类。

“不辞鸚鵡妒年芳”,“鸚鵡”,就是杜鹃。它一般在暮春时节开始啼叫,而它啼鸣之时,正赶上百花开始凋零,春天就要结束的时段,这本来就是自然现象的巧合,本来花落与鸚鵡鸟的叫声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但诗人却可将两者产生联想。屈原《离骚》里面说,“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鸚鵡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说的就是鸚鵡鸟一叫,百花凋零,春天远去,所以古人有“鸚鵡雕卉”这样一种象喻。

关于鸚鵡雕卉的诗文有很多,比如《后汉书》里,《张衡传》中说,“恃己知而华予兮,鸚鵡鸣而不芳”,就是鸚鵡一叫芳华不再了。鲁迅先生曾经请乔大壮先生为他在北京的书屋题写过一副联语——“望崦嵫而勿迫,恐鸚鵡之先鸣”。“望崦嵫而勿迫”是《离骚》里面的原句:“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说我希望能够调节好自己的节奏;后一句“恐鸚鵡之先鸣”,是指时光匆促,时不我待,所以这副联语是激励自己要抓紧时间。这里李商隐说“不辞鸚鵡妒年芳”,就是说鸚鵡鸟一叫,百花都零落了,花期短暂,你的人生也有限,这种年命如流的悲哀我能够了解和体会,我都不怕。

“但惜流尘暗烛房”,但是,我真正感到苦恼难以承受的是什么呢?是“流尘暗烛房”,这个烛是入声字,可以读为短促的四声。蜡烛有一个蜡芯儿,在燃亮时蜡芯儿周围有一个像心房一样的空间称为烛房,烛房象征着光明,预示着温暖。李商隐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原本都存有光明和温暖,但是在世俗红尘的磨砺中,慢慢地都变成了一个外圆内方的

人,正如朱自清先生《夜坐》诗中所云“圭角磨堪尽,襟怀惨不温”。我们这心头一焰、光明之源都被流尘给扑灭了,流尘就是尘土,代表着世俗中不平和污浊,心事无人了解,不但无人了解,而且还被尘土遮暗了,这真是悲哀。花期短暂,人生有限,犹可说也。但是,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究竟有没有持守得住心中的光明,我们有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这才是诗人更深层次的觉悟和反省。

诗中用了一个层进句式——“不……,但……”,此句式并非李商隐自己的独创,

在李商隐之前也有人用这样的句子,比如《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作为歌者,我表演的时候全情投入,高亢激昂,非常辛苦,但是我可以承受这份辛苦,在所不惜,真正让我感到悲伤、无法释怀的是即使自己做出了全心的投入与努力,依然没有一个知音能真正听懂和欣赏我的音乐,这才是我内心的悲哀。“不……,但……”是一个递进句式,表达更深一层的悲哀。

“昨夜西池凉露满”,“昨夜”是经常在古典诗词中出现的意象:“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王昌龄《殿前曲》);“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李商隐《无题》);“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晏殊《蝶恋花》);“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绮怀》)，“昨夜”可以有多种解释,既可以说是昨天晚上,也可以泛指从前,甚至还可以指代梦境。“西池”这个意象不仅有池水寒凉之意,而且还有“西”这个方位名词。传统意义上,西方是代表秋天,是代表萧瑟寒凉的。“昨夜西池凉露满”,昨天晚上在西边的水池旁,降了许多凉露,因为时间聚积,露水凝聚。

“桂花吹断月中香”,传说月亮中有桂花,寒风劲吹,从月亮上的桂花树传来的这种芳香被吹断了,也是在说心中这种美好憧憬消失不见。末句实际顺序应是“吹断桂花月中香”,为合律而倒装。“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朱熹《咏岩桂》)的桂花,因其细密之姿、皎洁之态、馥郁之芬芳,被誉为“自是花中第一流”(李清照《鹧鸪天》)。传说每至中秋,嫦娥会将桂花撒向人间,故宋之问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灵隐寺》)之句,是一个十分美好而浪漫的场景。另外月中桂树还会引发“蟾宫折桂”之联想,出处是《晋书·郗诜传》“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如何?’诜对曰:‘臣鉴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用广寒宫中一枝桂,昆仑山上一片玉来形容特别出众的人才,比喻获得很大的成就或很高的荣誉。但李商隐却说,昨夜的风露太重,把月中的桂香都吹尽了。月中香尚能吹断,人间的幽香自然更无处可寻。“断”字,下笔极重,绝望中带有一种巨大的隐痛。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摧毁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的那种无可奈何之意。这真是写得极悲哀、极沉痛的一首诗。

打铁浜、太平桥与菜市路

吴少华

报载,上海中心城区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的收官项目——黄浦区建国东路67-71街坊历史风貌保护项目启幕,这两个街坊的中轴道路是顺昌路,因此顺昌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顺昌路是上海滩一条百年老路,1943年前叫菜市路,它的变迁也是我们这座城市发展的缩影。要想说清楚顺昌路就得先了解太平桥,要了解太平桥就得先说打铁浜。原来上海历史上河网密布,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城墙后,西门外有一条水道,成为进城的必经之路,也是船只货物的集散地,沿河开设了不少船用铁器的打铁铺,久而久之人们便称之为打铁浜,它的流向大致是今自忠路、顺昌路、太仓路、重庆南路与长浜(今延安中路)相接,直通法华镇,是清末上海西门外的交通要道,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法租界扩张,该河成为法租界与华界的分界河,同年法租界当局填浜筑路。

有浜就有桥,在打铁浜东端,也即今自忠路济南路就有座桥,在桥的东侧建有一座“厉坛”,所谓厉坛,就是超度孤魂野鬼的场所,厉坛超度俗称“太平公醮”,于是这座桥被称为“太平桥”。该桥于1900年拆除后,作为地名太平桥流传并不广,后来有公共电车经过这里设站叫太平桥,就使这个地名流传开来了。1914年法租界第三次扩张,太平桥地块全部划入法租界,开发商在此地大兴土木,很快这里便成了市廛云集之地。1949年后,商业网点调整,1959年这里组建了顺昌合作食堂,1961年进一步增加花色品种,其中尤以风味糖糕、甜羹、酸辣汤、八宝饭最受欢迎。1991年改建成上海美食街。2003年改造动迁,建成太平湖,成为新天地的标志。20世纪初,随着太平桥地区的开发,里弄民居兴建加速,据《1917年法租界西区图》,太平桥地区,鳞次栉比,罕有隙地,居民渐众,1917年法租界公董局在太平桥的西南侧兴建了一座占地1100平方米的室内菜场,这在当时堪称一流的菜场,名传遐迩,于是菜场门前的这条路就被命名为“菜市路”。

让菜市路声名鹊起的是两座戏院的出现,一座是复兴中路上的辣斐大戏院,建于1933年,由邵达克设计,后改叫长城电影院。另一座建在顺昌路的北端,时间是1935年,叫月光大戏院,1949年后叫大同剧场,“文革”中称大庆剧场,后来改为亚蒙剧场。1943年,菜市路改名为顺昌路,同时将自忠路以北的桂林山路也纳入顺昌路。

欧洲记行·大本钟

程林

我代表外滩的海关大钟看你了,我要告诉你浦江两岸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

钟声像一座桥梁通往时间深处,并发现历史不为人知的秘密剑一样的分针和时针永不停息地挥舞着只是大本钟和海关大钟一样没有秒针,也许人类的记忆必须忽略一些细节



衡复音乐区(剪纸) 吴少华作

看了标题,别以为我在写错别字,“明心”说的是我们这支中老年业余舞蹈队里有一群人厚道、心眼好的姐妹,她们都有一颗明亮的,简称“明心”。这支队伍属于居委领导的,我怎么会想到接手呢?有一天,父亲丁景唐对我说:“你不要整天高高在上,应该做一些接地气的事啊。”2011年的一天,居委一位干部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带我们学舞蹈?”我当时想也没想就答应,这不正是接地气的事啊?

居委舞蹈队的姐妹们没有多少舞蹈基础,可是一张白纸好画呀,我教什么,她们就学什么,中国民族舞的元

素、芭蕾舞的肢

体语言、现代舞的语汇……都学得像模像样,很有成就感。每次排练,桃桃打开音响,立刻动人的旋律散布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小伙伴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她们还互相切磋技艺,有时桃桃和小英教明明、琳娜,有时明明教小方,跳得不亦乐乎!

我们参加演出的舞蹈有好几个节目:《祝福您,祖国》《最美的歌唱给妈妈》《开门红》《南泥湾》《女兵走在大路上》等。别看舞台上个个都鲜亮活泼,舞姿优美,台下的准备工作可多了。那五彩缤纷的服装,有的是玉兰冒着酷暑到老远的地方去借,有的是“丫头”(因为她年龄最小)从

网上购买的。还有跳《南泥湾》用的道具——篮子,那可是善芬和蕊蕊的杰作,先想方设法地去找寻同样的篮子,然后用彩色塑料袋做成鲜花扎在篮子四周,非常夺人眼球。

那天,我走路时背唱词,不小心一脚踩空,骨折,得上医院,可怎么去呢?转而一想,蕊蕊不是住在路口吗?我一叫,她肯定能听见,果然这一招很灵,她取出家里的轮椅,推我去打石膏。这一打不要紧,裤子穿不上,鞋也套不进,大冷天,不要把我冻死啊?蕊蕊马上脱下自己的裤子和鞋,与我交换,哇,一股暖流温暖着全身。

消息传开,朋友们纷纷带着

七夕会

好吃的前,来探望我这个伤员,我这儿快变成食品店了。特别是舞蹈队的姐妹们更是着急,我对她们说:“来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带任何东西。”“那可不行。”“那……那就带水吧!”“好!”来时,她们果然听话地带水来,我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大家都哈哈大笑。伤员只能在家待着,于是我家变成了排练厅,我们排《拥军秧歌》《红梅赞》,如果这当儿你经过我家门口,一定会听见熟悉的乐曲:“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有一种感情,有时会比爱情更长久,比亲情更无私,那就是友情。在人的的一生中,谁都渴望享受友情带来的美好感觉,我现正在感受着这种无比美好的感觉。

